

陈先达著

走向历史的深处

马克思历史观研究



责任编辑 宋蕙霞
封面装帧 孙宝堂

走向历史的深处

——马克思历史观研究

陈先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3 1/32 印张 13.25 插页 4 字数 315,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书号 2074·502 定价 2.95元

前 言

人类在改造世界中探索着其中的奥秘，无论是自然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是这样。人类思想史上的许多发现，犹如夏夜的群星，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其中最明亮的一颗，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它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揭开了长期覆盖在社会机体上的帷幕。无怪乎当 1883 年 3 月 17 日恩格斯站在生死与共的亡友墓前发表著名的悼亡演说时，突出地评价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划时代的历史功绩，誉其为马克思—生中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内的统一整体。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史观确实集中地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的独创性和突出贡献。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某些原理，可以在马克思的先驱者们那里找到始初形态：古希腊就出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而且黑格尔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唯心主义形式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费尔巴哈则确立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原则。在社会领域则不同。尽管人类也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而且有某些唯物主义观点的萌芽，但从总体上说都是唯心主义的。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不象在自然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那样，可以通过倒转、剔除、清洗、补充来形成新的理论，而必须通过总结全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重新研究历史和现实，揭示从未被发现过的历史自身的规律。从被

繁芜复杂的意识形态、动机和偶然性层层包裹的历史表层走向历史的深处，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

社会科学完全可以成为象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定性准确，即对历史的宏观规律有一个科学的理解。社会有机体不同于生物机体，它有其特有的规律。社会中的各个系统虽然有自己的特殊结构和功能，但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不分析社会现象的性质和复杂的因果关系，就根本不可能认识社会。但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凡是有可测定量的地方应该进行定量分析。随着世界范围科技革命的兴起，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数学方法渗入社会科学领域，为精确把握社会现象量的规定性提供了条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是一种进步趋势，哲学工作者应该面向世界，面向当代，总结科技革命的新成果。自然科学的成就，不会降低而只能更加丰富和证实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任何自然科学方法都不能取代唯物史观。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历史证明是不可取的。

梅林说：“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①。这个意见无疑是卓越的。唯物史观不是问题解答，它不能为复杂多变的历史提供现成的答案，但为人们找到正确的答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无论认识历史的手段和工具怎样进步，第一次发现唯物史观，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驱逐出去永远是矗立在人类认识途程中的一块界碑。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他用唯物史观之光，照亮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社会历史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但又是同一种思想体系的共同创始人。恩格斯在 1845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5 页。

年春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再度合作之前，通过自己的道路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本书是专门探讨马克思的，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恩格斯对创立和捍卫唯物史观作出的历史贡献。

目 录

前 言

导 言 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探索1

第一章 对宗教的批判——通向实际生活的大门。29

论自我意识和自由29

第一节 自我意识原则的确立——由人的机械性
到人的能动性的思辨表现29

第二节 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探讨33

第三节 宗教是自我意识的异化。人性高于神性37

第四节 自由是精神存在物的类本质。自由的种与类44

第五节 私有者的利益同人道的对立52

第二章 在克罗茨纳赫对历史的研究。从批判宗教 到探讨国家57

第一节 用人的眼光观察国家。人性国家与非人性国家57

第二节 人是一切社会组织本质。人的社会特性和
肉体特质63

第三节 政治国家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二重化71

第三章	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异化论和社会革命论的结合	78
第一节	政治动物——市民社会成员——人	78
第二节	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85
第三节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获得彻底解放	89
第四章	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结合。从异化到异化劳动	95
第一节	研究经济领域中的异化。试图确立解释各个经济范畴的方法论原则	96
第二节	人是社会联系的主体。真正的社会与异化的社会	103
第三节	“谋生劳动”中的异化。论货币和信贷	110
第五章	异化劳动理论的全面阐述。雇佣劳动中的异化	116
第一节	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在于劳动的雇佣性质	116
第二节	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真正的劳动和异化的劳动	120
第三节	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的多种表现	133
第六章	异化劳动理论的内在矛盾。向唯物史观过渡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145
第一节	异化劳动理论中的人本主义因素	145
第二节	超越费尔巴哈，向历史唯物主义前进	151
第三节	对黑格尔异化观的批判改造，探讨历史的辩证运动	160
第七章	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170
第一节	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异化自然与人化自然	170
第二节	人的社会本性。社会的人与非社会的人	180

第三节	由实践范畴到劳动范畴。论自然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88
第八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特色和历史地位 ·····	196
第一节	《手稿》的主题和它的哲学论证·····	196
第二节	对《手稿》的不同理解·····	201
第三节	《手稿》的历史地位·····	216
第九章	对鲍威尔异化观的批判。论历史和群众 ·····	222
第一节	从黑格尔到鲍威尔。对鲍威尔非批判唯心主义异化观的清算·····	222
第二节	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	236
第三节	历史和群众。物质利益的作用·····	242
第十章	由“异化劳动”到全面确立唯物史观的理论准备 ·····	245
第一节	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的初步接近·····	245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观与历史观的结合·····	252
第三节	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57
第十一章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面创立 ·····	264
第一节	出发点转移的完成。劳动从作为人的内在本质到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	264
第二节	深入到生产过程内部。从研究个体和类的矛盾到发现社会自身的规律·····	274
第三节	对异化问题的新认识。从用异化解释分工到从分工中探求异化·····	285
第四节	从实现人的本质到人的全面发展·····	297
第十二章	唯物史观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对资本主义	

	社会史和社会结构的卓越分析	303
第一节	社会整体观和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	304
第二节	历史和人性。历史评价的尺度	311
第三节	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对阶级斗争物质基础的探讨	325
第四节	唯物史观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	333
第五节	掌握阶级社会历史的钥匙	340
第十三章	1848年革命和唯物史观的发展。马克思	
	对法德革命经验的总结	347
第一节	1848年革命和抽象人道主义原则的破灭	348
第二节	历史进步和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356
第三节	对国家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	362
第四节	历史的主体与客体。历史人物的评价	370
第十四章	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结合。	
	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系统分析	378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378
第二节	社会形态和人	389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再考察	397
第四节	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社会形态更替的顺序 性和跳跃性	403
第五节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对史前社会的 探讨	409

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探索

卢梭曾感叹过：“人类的各種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善的，就是關於‘人’的知識。”^① 確實如此。人類最關心的是自己，但在很長的历史時期內最不了解的也是自己。狹小的生產規模和剝削階級的偏見限制了人們的历史眼界。人們深入到自然的內部，但在社會生活中卻停留在历史的表層。可是历史自身以及人們对历史的認識都不會停止。正如对自然界一樣，在社會領域中人們也在不斷地探索。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就是人類对历史探索的最光輝的結晶。

—

人類是从自然開始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學歷程的。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距很近，但又很遙遠，用中國的成語“咫尺天涯”來形容是頗為恰當的。

它們距离很近，因為它們具有相同的唯物主义原則。历史唯物主义關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論斷，同一般唯物主义關於存在決定意識的原則是一致的。似乎只要加以引伸、擴充、推導，就可以跨進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門。

實際上它們的距离又很遙遠。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認識，早在

^①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 1962 年版，第 62 頁。

古希腊就开始了。他们把物质性的始基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源，以最朴素的形式表达了对世界物质统一性的看法。但从自然唯物主义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荆棘丛生、崎岖坎坷，人类经历了二千几百年的探索，这是多么艰巨遥远的途程！

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不是自然的简单延伸；它有其自己特殊的表现形式和规律，必须进行专门研究。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同自然唯物主义在理论原则上一致性的论断*，从逻辑上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后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因而列宁的论断是对既成事实的概括。在此之前，这种联系是隐蔽的。二千多年中，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并不乏聪敏才智之士，但没有一个人能从唯物主义原则中逻辑地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结论。

在自然界中，人们看到的是物质和运动；而在社会领域，看到的是人的意志和行为。社会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活动的是有意识、有激情、怀着各自目的的人。但人们的目的并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它表现为一连串的偶然性，而且具体的历史事件，具有不可重复的单一性。社会生活所呈现的这种主体性、单一性、随机性的特点，成为横跨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活动翻板”。即使是比较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当他们把视线由自然转向社会，一进入到社会历史领域，几乎都被这块活动翻板翻向了唯心主义的深渊。列宁曾经总结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指出以往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

*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页。)

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一切历史理论恰恰都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这也就是说，以往一切历史理论都停留在人们的主观动机上，而且是伟大人物的主观动机。列宁总结的以往历史理论的根本缺点，是同社会在主体意识中所呈现的表面特征相一致的。

正因为这样，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早于对社会的认识。如果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曾经历唯物主义的几种形式，历史领域则不同。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唯心主义在这个领域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历史观没有发生过形态的变化，更不能说人类以往对历史的认识毫无建树，只是一连串谬误。正如同客观历史自身一样，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进步的。

就与马克思关系密切的西方文化传统而言，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出现了诸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毕克托、老加图、萨鲁斯特、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等著名历史学家，写了关于古代波希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关于希腊、罗马历史的著作。他们力图保存人类已达到的成就，不致湮没无闻，而且努力探求某些历史事件的原因，这表现了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兴趣和关注。就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来说，不少人没有摆脱神的束缚。他们相信天命，把上帝看成是主宰国家兴亡、人世变迁、民族盛衰荣辱的最高力量。

用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解释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神学历史观，在中世纪处于支配地位。他们把古代的某些神学历史观点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文明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

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①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是神学历史观的积极鼓吹者，他们宣扬人间的一切秩序都是由神安排的，都决定于天意，除非得到神的帮助和启发，人永远不能全面了解有关人类自己的事情。这种神学历史观，用天意、天命、命运把历史自身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因果关系变成神学的宿命论。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是受历史本身制约的，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逐步孕育，特别是由于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标志着从神到人的转折。他们逐步摒弃了神学历史观，把天国的历史变成世俗的历史，不是从神的意旨而是从人自身中探究历史的秘密，力图把神学的必然性变成历史的必然性，提出探讨历史的规律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如果说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被尊为“历史之父”，那意大利十七世纪的思想家乔·维科则被拉法格称为“历史哲学之父”。正是维科在他的《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论合理的世界秩序的统一原则》等著作中，提出了探求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

维科虽然没有完全摆脱神学历史观的局限，但不象他们那样直接用神的意志来解释历史。他说：“一切有思想的人都不会惊奇哲学家曾努力试图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而这个认识本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相反地却轻视社会界的研究，这个认识人是可以达到的，因为社会是人创造的。”^②神创造了自然界，也只有神才能认识自然界；社会领域不同，社会是人创造的，也是人能认识的。维科关于自然和社会区分的观点当然是不科学的，但他强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

^② 《新科学原理》转引自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页。

人能认识自己创造的社会，这同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的神学历史观的传统是不同的。

维科的一个巨大功绩在于，他强调了历史规律的共同性。人类历史尽管纷纭复杂，但不管他们的种族起源和地理环境如何，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一切民族在各个时代都要经历的过程。他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或粗野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①正因为维科排除神对历史的干预，他强调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维科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唯物主义的理解。他没有能力从社会自身寻找它的内在规律，而是采用同人类个体发育相类比的方法提出他的社会发展理论。正如任何个体发育都经历童年、青年、成年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经历同样的过程。人类社会的童年是神的时代，这时没有国家，服从祭司，完全受宗教观念的统治；人类社会的青年是英雄时代，这是贵族统治的时代；而人类社会的成年则是凡人时代，这是民主共和国或保障资产阶级自由的代议制君主国家的时代。维科的政治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把凡人时代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完全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作论证的。但维科既然按照个体发育进程来描绘历史必定陷入困境；或者人类社会象人类个体一样，在经历了童年、青年、成年之后走向死亡；或者每一代人又重新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这样周而复始，构成生命不断的洪流。维科选择后者，认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之后，又重新开始同样的进程，这样人类历史陷入了循环，在封闭的圆圈里来回倒腾。

法国启蒙学派又进了一步，它们深入到人与环境相互关系问题的探讨。人类借以生存的环境分两类：一是自然环境另一是社

^① 《新科学原理》转引自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21页。

会环境。认识的顺序是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开始的。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试图从人类社会都不可缺少的自然环境中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在《论法的精神》序言中说，他的任务不在于非难各国存在的各种制度，而在于阐明它们。尽管社会法规是各种各样的，但它们既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取决于专断行为，而是有其共同规律的。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共同原则的个别表现，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探求这些共同原则。

其中一条共同性的原则，就是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法律形式决定于人类社会所依存的自然环境，诸如气候、地理形势、土壤。孟德斯鸠非常重视气候，他认为寒冷的气候造就健康和勇敢的人，炎热的气候则造就软弱和怯懦的人；气候炎热的南方民族常常沦为奴隶，而北方民族则能够保护自己的自由。因此孟德斯鸠认为，奴役制度同气候性质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些国家实行专制制度、多妻制度、奴役妇女的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实行共和制、一夫一妻制，这都是由气候决定的。即使是宗教信仰也取决于气候，不适合本国气候的宗教，在本国是不能维持下去的。佛教之所以产生于印度，原因在于这里气候炎热。过度炎热的气候使人萎靡疲惫、趋向于静净无为。

孟德斯鸠还认为，国家制度决定于地理形势即领土的大小。狭小的领土宜于共和制，大小适中的领土宜于君主制，广袤的领土则宜于专制制度。亚洲幅员广大的领土，成为建立庞大专制帝国的前提。孟德斯鸠用领土规模来解释当时欧亚国家形式的差别。欧洲由于其天然领土的划分，形成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基于法治的君主制国家；如果改变了这种国家形式，则它们必然趋于衰败；反之，亚洲辽阔的天然领土则适宜于建立庞大的专制帝国，如果把统一的帝国分割为一些较小的单位，则必然与国家的天然领土划分相矛盾。

孟德斯鸠还强调社会制度对土壤的依赖关系。在他看来，不

种土地的民族比农业民族享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土壤适宜于种植的民族专注于农业，不关心自己的自由。而且从军事角度说，肥沃的地方易攻难守。不适宜农业的多山国家，易于防守，而且也不会成为征服的目标。土壤贫瘠，迫使人们进行艰苦劳动，培养他们勇敢耐战的精神。得到自然恩赐，能从自然界中获得一切的民族，则使人柔弱、懒惰、怯懦。而且土壤条件不同，政权形式也不同：居住山地的人坚决主张平民统治；平原的人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生产力水平很低，这种影响尤其明显。但地理环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一些曾经创造高度文化的民族没落了，而另一些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后来又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它们各自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改变缓慢的地理环境，不能成为社会迅速变化的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必然会迫使人们把视线从外部环境转向人类社会自身。

法国唯物主义完成了这一步，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入到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不是从土壤、气候、地形等外部因素，而是从人的意见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探讨社会的发展。例如爱尔维修反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彻底发挥洛克的唯物主义原则，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一切都是社会环境的结果。可是爱尔维修并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他把社会环境看成是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认为各族人民的性格和智慧随着政府形式的改变而变化；即使同一个民族，它们之所以有时崇高，有时低劣，有时稳定，有时变化，有时勇敢，有时胆怯，原因在于政府的形式不同。因此当爱尔维修解释为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他又回到人自身，从人的主观意见中寻找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在他看来，只要有真正天才的立法者，就能制订出好的法律，从而创立一个

好的政府，而无知产生的是有缺点的法律，有缺点的法律造成恶习的发展并引起社会灾难。

法国唯物主义 者关于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论断显然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同说水在鲸上鲸在水上的矛盾不一样。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所包含的这种矛盾，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而是表现人们积极探索所碰到的一种理论矛盾。要走出这种相互论证的困境，必须进一步探索。

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米涅表现出某种摆脱这种矛盾的倾向，他们试图走出相互作用的圈子，把着眼点开始移向环境的方面。基佐在《法国史概论》中说：“大部分著作家、学者、历史家或政论家企图以某一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解释这个社会的特定的状态，它的文明的程度或种类。假如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以便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这将更加聪明些。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先是结果；社会先创造它们，然后在它们影响之下开始变化；不要按照政府的形式来判断人民的状况，而应该首先研究人民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和能够怎样”。基佐还据此提出：“社会，它的成份、按其社会地位而不同的各个人的生活式样，各人不同的阶级关系——总之人们的公民生活——无疑地，这是希望知道各民族过去如何生活的历史学家及希望知道他们过去如何被统治的政论家所应首先注意的第一个问题。”^①

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有两点突破性的意见：第一，他们已不象法国唯物主义那样从人的意见中寻找政治制度的依据，而是用财产关系来解释政治制度。例如基佐就是根据上面提到的原则研究西罗马灭亡后出现的状况，认为要研究这段历史，理解它们的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而要知道这些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必须研究土地关系的性质。第二，他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15 页。